

心中养春

□ 耿艳菊

在一篇文章里知道了一副楹帖: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心中一段春。说是李鸿章在签押房看到的,赞叹不已。如此心性和气度,着实难得。文章的作者释义说:“受尽百官气,可见其自寻阔大;养就一段春,可见其自逐明媚。心有大地,易养一段春。”

这样的阔大和明媚让人喜悦,好像眼前真的有一个春天在慢慢打开一样,那样和煦,那样明净,那样泰适。

谁人心中有大地呢?谁人心中养着一个春天呢?我想到那半子恺先生。网上看过他的照片,和乐,慈静。他的文和画,也早已熟识在心,无不给人以春天般的感受。

他说:心小了,所有的小事就大了;心大了,所有的大事都小了;看淡世事沧桑,内心安然无恙。

他说:你若爱,生活哪里都可可爱。你若恨,生活哪里都可恨。你若感恩,处处可感恩。你若成长,事事可成长。不是世界选择了你,是你选择了这个世界。既然无处可躲,不如乐。既然无处可逃,不如喜悦。既然没有净土,不如静心。既然没有如愿,不如释然。

我曾经很慎重地把这些美妙的文字抄在笔记本的扉页上,每读之,总能嗅到一股清新的芳香,春天的气息无处不在。郁结的心事和烦恼,便会变得微茫可笑,心境也随之豁然开朗。

相比生于和平年代的我们,半子恺先生是不幸的。他经历了最苦难的岁月,携着家人在战火纷飞中四处逃难。战乱中,他用画笔记录下背井离乡所遭受的苦难和恐惧,用文字记录下人间难以愈合的创伤。他对女儿们说:“我恨不得有一只大船,尽载了家乡石门湾及世间一切众生,到永远太平的地方。”

纵使在流亡中,半子恺先生也坚持完成了《护生画集》第二集60幅画作。历经家仇国恨,目睹华夏大地生灵涂炭,他的画集却没有任何刀枪杀戮,愁苦惨淡。他的画作,静美安恬,生命都能得到尊重,心灵安宁,和乐自然。处处体现着美和真纯,这是他内心那片广阔的田地上滋养出的人间春天。

我又想到了一位曾经的同事,她亦是心中养着春天的人。她是客服部的经理,每天都要处理很多令人头疼的客诉,有的客户甚至会恶言恶语,怒气冲冲来办公室理论。而她总是好脾气着,温言细语,如春风暖阳般化解着三尺寒冰。她爱笑,不抱怨,走到哪儿都是笑盈盈的,像带着一场春风。

有一年,总部调来一个小姑娘,性情傲慢,并不把她这个经理放在眼里,处处找茬与她作对。我们看不过去,劝她,她却说:“她还小嘛,又初来乍到。”依旧很大度地像一个大姐姐关心照顾小姑娘。半年后,小姑娘离职回老家结婚,她还亲自为小姑娘饯行,送上一份祝福。

她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她常说:“前世的五百次回眸才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我们能相遇,是缘分,多不容易啊。”她知缘惜缘,心田上的春天花香袅袅,馨香着她的生活,工作,与她相遇的人。

半子恺先生有一幅漫画《不宽不惊过一生》,是普通夫妇,一者荷担,一者挽篮。行走于田间小路,燕子飞过,微风轻吹,青草悠悠,一派平淡、恬静之气。伟大如先生,平凡如昔日的同事,他们都是心中养着春天的人。心中养春的人,像先生的这幅画一样,恬静安然,不宽不惊。

周有光,一位思想的老人

□ 杜浩

1月14日,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去世,享年112岁。

对此,很多文化媒体及一些文化专家学者,纷纷发表文章,缅怀和纪念这位语言文字大师、文化大师、启蒙思想家,感念他的文化品格、精神世界、理论学识、人生信念给人们带来的影响。

人们纪念、追怀这位文化老人,不止是赞美他身上充满了传奇色彩,创造了生命奇迹,他的语言文字理论研究、学术成就为中国文化史做出了巨大贡献,感佩他对事业的执着,对探索真理的追求精神,他的生命像蒙田所说的具有“一个禀赋优良的心灵的知足和宁静,和一颗秩序井然的魂魄的坚决和镇定”,更是赞美“启蒙、人性和常识,是贯穿周有光一生的关键词”,他“先知先觉”,是个名副其实的“启蒙者”,“他的世界观、历史观震撼了我们”,他是一位思想的老人。

从周有光的一生经历和身份看,他早年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毕业后去西方学习,50年前他担任复旦大学和上海财经学院的金融学家和经济学教授;50到85岁他是优秀的语言文字学家,主持拟定我国《汉字拼音方案》,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85岁后他心怀天下,洞察世界,成为出色的百科全书式的启蒙思想家。

怎样的人是思想家?怎样的人是启蒙思想家?作为思想家,他教育了我们洞察现代的能力,为我们指出最崇高的精神上的目标,帮助我们认识古代的与未来的世界,他丰富了人类精神,增加了人类思想的宝藏,使人类又向前跨进了一步,他追求精神道德上的毫不含糊的真理,他那无所周知、无不探究的心灵里显示了某种永恒的探索求知的热情……

人类文化怎样发展?周有光不

同意文化所谓“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的论述,他认为文化是流动的,不是忽东忽西轮流坐庄,而是高处向低处蔓延,落后追赶先进。现在每个国家都生活在传统文化和国际现代文化的“双文化”时代,这是今天文化的主流。

当下国学文化十分盛行,但他反对国学之说,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学”,学问都是世界性的,是不分国家的。复兴中国文化重要的不是文化复古,而是文化创新。不是以传统文化替代现代文化,而是以传统文化辅助现代文化。

周有光不同意“例外说”,他认为中国一定要走到人类共同的文明大道上来。世界各国都在同一条历史跑道上竞走,没有例外。他十分关注发展中的中国在世界的位置及评价,但主张观察的角度、坐标“要从世界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

在周有光100岁、104岁、105岁时,他的《百岁新稿》、《朝闻道集》、《拾贝集》分别问世。这几本书表明,周老是中国当代思想文化史上一个绕不开的人物,一位重要的启蒙思想家。正因如此,从他108岁开始,学者们便开始自发地举办座谈会为他庆生,这“不仅是出于对这位最高寿的知识分子的敬重,更是因为他的世界观、历史观震撼了我们。周先生一直追求光明,也为中国带来光明,让中国社会变得清明、清朗”。

每一年座谈会都有一个主题,2014年:“大转型时代与知识分子”;2015年:“文化巨擘 世界公民”;2016年:“走向世界走向文明”。这些主题集中体现了周有光一生的追求和思考。因为他的一个重要思想是“中国一定要走向现代文明——所有的国家都在同一条道路上竞赛,即使一时走到了弯路上,最后还要走到人类共同的文明道路上。”

红棉盛开的乡间(二首)

□ 倪俊宇

花红时节

从东风的梦中轰然飞出
如潮的欢歌缀满枝头
哦,暮在春天的鬓边
让二月的阳光
绽开明媚灿烂的笑靥

一簇簇,一丛丛,一团团
甘什岭下的坡壁,亮起来了
宁远河畔的田野,红起来了
一片片绿海,一层层红潮
远山近水成了多彩画图

红红的木棉树哟
高举起一把把火焰
燃亮追赶农时的灶火
燃亮插秧播绿的民谣
燃亮果园汗渍的锄光
燃亮引领牛群的牧歌……

繁闹的妍红
朗笑的绛红
燃旺了季节的激情
把古诗词里的初春幽燃
燃成新乡展枝吐艳的日子

喜迁新居

串串鞭炮,绽放出
密集的欢声笑
副副对联,映亮了
火红的朝霞曙色
春风送暖,送来了
黎家乔迁的喜悦

看,大客厅宽敞心胸
瓷砖铺展春光
煦,瑞气缭绕阳台廊柱
祥和荡荡翠荫庭院
油光亮丽的新家俱
映出了富足日子的容颜

门前,传来鸡鸭嬉戏的欢叫
窗外,舒展果园层叠的绿云
阵阵叱牛声,曲曲插秧谣
传来预告丰收的信息

灼灼红棉盛开的黎寨
泛起片片喜庆的红晕
新年的致富打算
在贺迁新居的酒碗里
又碰响热热闹闹的话题

流浪在天涯(外二首)

□ 柳彩然

海风吹动纱裙
海浪嬉戏脚丫
拥抱蔚蓝拥抱大海
你是一幅流动的话

歌声透过椰林回荡在海角
舞姿跟随脚步流浪在天涯
与鸥鸟齐飞
与海天对话

人生有苦有甜 有痛有泪
一任时光打磨冲刷
此刻你忘记自我,忘记伤痛
尽享孤寂的自由和年华

追走潮头 风雨前行
海的女儿 流浪在天涯
你坚信 总会有一天
泪水和海水都会变成甜的呀

海上观音

圣洁如玉
轻盈如纱
横空出世
观临天下

惊涛到此不惊
鸥鸟到此不喧嘩
台风到此转向
云彩到此化作万朵莲花

我看观音吉祥如画
透明的心灵圣洁无瑕
观音看我芸芸众生
积善成德天地造化

我向观音双手合十
海风送来层层浪花
我向观音拱手作别
带走海南半天落日霞

大东海

跳入亿万大海
你拼命把碧蓝的思绪摇动
诱人的海天深处
鸥鸟不时叨起你孤寂的身影

当你发现海神娘娘频频向你微笑
你奋力转身游出浪峰
纤手怎么也捞不起
昨夜失落的梦

从此 我不愿
再见到大海
怕被海水泡成的故事
冲上堤岸 淹没人间



水墨(摄影)方华

那些让人流连忘返的古村落

□ 诸蕾芳

喜欢寻访旧村落,却发现一个个早已面目皆非。不再质朴如初,不再乡情纯醇,它们恍若一座座古老的戏台,上演的却是一出出现代轻歌剧。

其实,陈逸飞在成全了周庄的同时便也就摧毁了它,你现在看到的周庄已不再是陈逸飞画里的那个周庄了,它早已从一个朴实无华的村姑演变成一个学会了浓妆艳抹的戏子。你想一睹芳容吗?可以,不过须得先购了戏票才行。双桥已成为一件道具,流水人家也只是一道幕布,人入其间,便就成了跑龙套的小角色之一;万三蹄上的油脂已然发腻,糟粕的声音也变得混浊。除了一个人声鼎沸的大集市,你再看不到它旧时的内涵与本质。有人说,三毛临别周庄的时候是吻着如黄手帕般的油菜花哭着离去的,只是今天的我已无法再看到这样的感动。

西递,曾经只不过是一座名山下脚的一个古老小村落,曾经的它是那样的静谧安逸,然而,今日的它已变得家家善经营,户户均为商,你不得不叹服那些貌似憨厚、实质精明的徽商们,以其质朴的外表迷惑了趋之若鹜的游人,在你欢天喜地地以为自己占了天大的便宜得到他家唯一仅存的祖传古董才走出没几步,一件一模一样的祖传之宝已悄然再现,令人啼笑皆非。如今,唯一耐人寻味的也许只是墙上、柱上那几幅一息尚存的醒世又警世的对联以及南宋大儒朱熹的那个发人深省的“孝”字了!

曾经的明月湾也仿佛世外桃源般的安宁祥和,尽管它的老宅透着颓废腐朽的气息——危楼的梯在嘎嘎作响,残败的檐正丝丝漏光,然那一池的绿分明透露着生的气息。古人

云: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然也!

再访它时,我直以为寻错了地方,但眼前修葺一新的老宅,斧凿痕迹清晰可见,掸去积累、沉淀了千年的旧尘,落定的却是人来车往扬起的新埃,道口那棵枝繁叶茂的古樟也被密密匝匝的围栏团团包围,存亡绝续地苟活着……我们满嘴嚼着的是商业气息浓浓的农家菜肴。

还有乌镇,因了那一张张或精致繁难或明快古朴的雕花古床,我总以为它是一个梦开始的地方,并叹息着自己的生不逢时,我想,那如一间房般大小的床一定足以容纳尽我所有的梦想了——“一床明月半床书”,那该是一种怎样的惬意之境!而当你走在油润的青石巷里,不经意间,三白酒的醇香便直勾着你的鼻把你巴巴地牵进了它的酒场,只需闻上一闻,你便已沉醉其中。只是,我看到一枝浓墨重彩的笔已开始它的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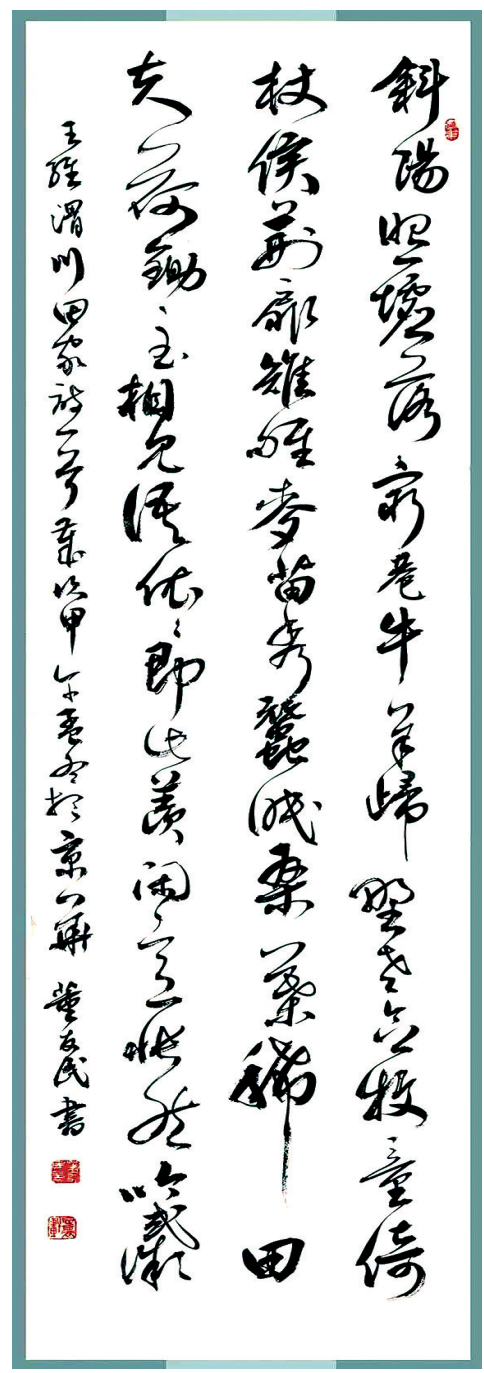
上描抹起来……

曾经,这些星如棋布的村姑旧落一如榭榭而藏的美玉,自然而然地安守着,全没有丝毫的招摇之意,而今,却几乎在一夜之间便就家喻户晓了起来,一如空谷间的山寺,在陡然的人声鼎沸间,有些措手不及的慌张和应接不暇的忙乱。又似一位努力坚守贞操的女子,半推半就地脱下了蓝布竹裙,换上了花团锦簇的戏衣。我只有眼睁睁看着伊化身为迷楼里的姑娘或梨院中的青衣而作着无为的叹息……我甚至仿佛看到了蒲松龄笔下的那一“画皮”,千人一面。

这些曾经让我流连忘返的古老村落,如那曲《高山流水》,如那曲《夕阳箫鼓》,如那曲《梅花三弄》,如那曲《渔舟唱晚》,且不管它们是古琴,是箫,是琵琶,是笛,现如今都千篇一律地给编成了电子合成乐。



安徽西递古村(资料图片)



书法(行草)董友民